



## 老屋

贺绪林

老家侄儿打来电话，说我的老屋塌了一角，修补已没意义，只能拆了。

我半天没吭声。我的老屋太老了，加之久不住人，破败得更快。我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去住，拆了还能减少点损失。可一种情愫在心底萦绕，不舍啊！侄儿问我在听吗？

我说：“拆吧。”

第二天，侄儿又来电话，告诉我拆完了。我心里又是一颤，当年盖它是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拆只用了一天！

挂了手机，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的这间老屋也就十来平方米，一床一桌两椅一书柜。站在床上伸不直腰，头便会撞上屋顶。屋顶是由半截椽子、苇箔、黄泥巴抹成的，烟熏火燎、破烂不堪，惨不忍睹。环顾四壁，报纸糊满了墙壁，倒还有点文化气息。曾有友人打趣说：“走进你的小屋，使我回到了革命的岁月。”门窗自然也不起眼。窗子之小，用“鸡眼睛”形容并不过分，冬日钉上塑料薄膜遮风挡寒，春夏秋季洞开，倒也

也豁亮。门比窗毫不逊色，夏日的夜晚敞着门，阵阵晚风扑进屋，颇觉惬意。冬日的夜晚，却怎么也关不严实，寒风从缝隙侵入使人有点难以入眠。

尽管如此，却有其他生物非常愿意光顾这间小屋。春天一到，屋顶墙角便结满了蜘蛛网，使人感到这间小屋从来没有人住过。其实，主人几乎每天都要用扫帚扫除这些蛛网，但刚扫过不到一个时辰，便会发现又有新的蛛网出现，使你不能不惊叹蜘蛛的工作效率。到了夏日，蚊子苍蝇成群结队昼夜交替向屋里突袭，不用蚊香熏还是用蝇拍打，都无法阻止它们的猖狂进攻。一年四季有的是老鼠。鼠们独来独往，如入无人之境，常常在电线上玩走钢丝的把戏。屋里没有什么吃食，鼠们便以书柜的书充饥，使主人许多心爱的书籍变得残缺不全。为此，我曾多次开展灭鼠运动，毒饵、捕鼠夹等诸般武器一齐使用，谁知老鼠的智商远远超过人类的

估计，上当一两次后，再没有重蹈覆辙者。尽管我绞尽脑汁，使出百般花样，老鼠终不能在小屋绝迹。也常有麻雀飞入，可能是找不到栖息地，翱翔几圈，便又飞走了……

当然，老屋更多的是可爱之处。朋友送的一幅郑板桥的“难得糊涂”高挂在墙壁上，主人不是以此作“座右铭”，只是觉得郑老夫子的这句话颇能给人以启迪和深思。几十幅照片装在挂在墙壁的相框里，使我常常沉浸在往事的美好回忆之中。书柜里有我享用不尽的精神食粮，一张书桌为我提供了写作的天地。休闲时，看着蜘蛛在屋角织网，瞧瞧老鼠“走钢丝”，饶有兴味。也常常去读糊在四壁上的报纸，一篇文章的构思会油然而生。心烦之时，躺在床上，呆望着屋顶，数着那至今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根的半截椽子，心境渐渐会变得宁静、开阔……

老屋好比是寒冬里的一盆炉火，荒漠中的一片绿洲，喧嚣大海中的一个岛

屿，给了我温暖、希望和宁静。老屋虽小虽简陋，但在我的眼里永远是一片温馨的乐土。因心烦之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我的老屋。

朋友们说我的老屋太老太破了，该拆旧换新了。是的，老屋是父亲留下的，的确太老太破了，真怕它有一天会倒塌在风雨之中。

后来，我离开了家乡，老屋还在风雨中挺立着。如今，老屋拆了，我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似乎把一件贵重的东西丢失了，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在老屋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走了一段我人生最艰难的坎坷之路。老屋记录着我前半生的痛苦、欢乐、追求、拼搏、失败与成功。

老屋消失在历史的尘烟里，然而它永远不会从我的记忆中消失，我在它的怀抱里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酸甜苦辣是有味的，有味的日子总比没味的日子好，不会使人容易忘掉。

## 再闯水旱码头

毛加明

记得元旦前，恰逢丹宁高速东段刚刚通车，心头泛起无比的向往和新奇。

暖阳融融，碧空万里无云，蓝天映衬中新修的丹宁高速路上欢快的车子惬意驰骋，路面坦荡如砥，车前一切焕然一新，令人心旷神怡，暗自赞叹不已。透过车窗，两旁跌宕起伏的山峦绵延向后飞奔而去，扑入你视野的是一道道醒目且显露着褐黄的山脊谷壑，褐色是坚硬的山石崖畔，久经岁月风霜，形态各异，望之令人浮想联翩；黄色并不是保护不到的土地裸露，而是冬天山上成片的花栎树林。花栎树属落叶乔木，每到冬季枯黄的树叶厚地铺满树下，直到有一天腐烂成花栎树不可或缺的天然养料，历经着自生自灭的轮回。冬天里土黄的花栎树叶似土地的颜色，更像地勤劳质朴的农民肤色，那日益向上伸展着的茂密林枝远望去精神抖擞——这是大自然的杰作，更是环保的见证。飞奔的山峦仿佛是一头头受惊的亚洲象腾步迎面而来，即刻又擦肩奔腾而去，惊险刺激且又安然无恙。钻过一道道亮堂新鲜的隧道，犹如徜徉于游乐场般令人陶醉。崭新、高大而醒目的路牌：洛峪、中村、银花和土门……

一路陶醉竟然下错了高速路口，想再去闯这一无名渺小的“水旱码头”。其西牵小有名气的“桃花谷”，南眺名扬天下的“金丝峡”，若与它们相媲美乃是“小巫见大巫”也。

冬日里的“水旱码头”甚是冷清，寂寥无人。但对于好静的我来讲，喜欢漫游此处，甚而流连忘返。这里位于银花河与丹江河的交汇处，地处“一鸡鸣三县，两河注一关”的边陲重镇——竹林关东南一隅，自古为丹江航运必经之道，只是“水舟通荆襄，驼马入蓝关”的水旱码头之一。但水旱交通的古遗迹址几近消失殆尽，多为人工打造新修的一方休闲地。

出高速东行近百米，穿过两旁皆是仿古建筑的一条短街，遇一“弓”形弯道，驶入“弓背”正中处立即左转弯进入一个小型停车场，车位标志醒目，绿化带干净整洁。悠然步行至码头的入口处，矗立着一尊火黄色石碑，碑体通身浑圆光亮呈突兀的小山模样，高若丈许，引人注目，石碑上竖刻两列文字：“奇山异水金丝峡，浪遏飞舟漂丹江。”紧挨石碑衔接着人工堆叠的一道门廊假山，取材多是源于江滩上的各色石块，大若百斤，小

如半两。有圆润可爱的鹅卵石，有大牙差乎的沙锈石，还有历经大风大浪继而消磨了棱角的青山岩。它们一同见证着这儿的古今沧桑、岁月时光。

步入门廊，见一斜坡陡立铺就，扑面而来的是沿着江岸拉船的一群苦力纤夫雕塑；其间老当益壮、年富力强者一律俯身向前拚命的情状，他们衣襟褴褛单薄，甚而赤身裸体，身躯黝黑，瘦骨嶙峋中唯有肩膀硬硬，手攀咫尺岩石，两腿力撑千钧，赤脚深踩险滩。腕粗的纤绳套脖颈，勒肩缠腰，各具情态，神情各异。汹涌奔腾的江水同他们背道而驰，巨浪深渊与他们对峙而斗。擦肩而过时，仿佛清晰地聆听到坚韧的纤绳嘎巴作响，仿佛一路激荡的丹江河畔上阵阵号子正响彻心扉。纤夫的爱，纤夫的歌，纤夫的苦，纤夫的乐……他们在岁月长河中成了一尊尊无名的雕塑，也为后世子孙拉回了一段苦难的历史——只有铭记苦难的过去，方懂珍惜幸福的今天。

路过雕塑群后，才真正徜徉于码头小广场，一片虽静若闹的繁忙图景：临水靠岸的大小木船，划菜的乌篷船，张帆的敞篷船，横七竖八地停靠着。现实中，虽

是打造而成的景观道具而已，但除了不能航运而外，其余功能逼真俱全，惟妙惟肖。细瞧乌篷船的席顶纹理活灵活现，远观帆船上空镶嵌在布帆间的“一路顺风”熠熠生辉。广场上硕大的杆秤，排着因货的大缸，喝茶的桌凳，卖香烟、卖报纸的小贩，用肩扛的搬运工，养家糊口的人力车，接待贵客的大马车，熙攘而繁忙的街市，虽是一个个雕塑，却令人身临其境，恍惚穿越到了那个既忙碌又苦难的年月，也是别样的一番人文风光……

闭了眼，水旱码头的一切喧嚣声陡然沉寂在尘烟中，万籁俱寂且随风而去，唯有清幽的丹江水伴着日月星辰滚滚东流……夕阳西下，一片灿烂的霞光铺满江畔码头，青山绿水在霞光中熠熠生辉。独自驻足一船头，不禁心潮澎湃，辽远辽阔的江面夕阳跳动，金光灿灿；幽静滋养的江水里游鱼翔空，自由自在；水莲细石浮动见底，闲适如画。

眺望对岸依山蜿蜒伸展而新通的丹宁高速路，车辆驰骋，热闹非凡，更是“天堑变通途”。是啊！身后水旱码头上的雕塑早已化为旧时期的句号，而面前通达的丹宁高速正彰显着新时代的风流。感恩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 我爱T恤

朱鹰

男人喜欢用隆起的肱二头肌来展示雄壮伟岸，女人喜欢用纤细的腰身来展示婀娜柔美。春分刚过，人们的热情像气温一样升了起来。裤子掩饰了灵性，长袖压抑了萌动。衣服要穿薄的，短的，露的；眼睛爱看透的，肉的，靓的。在这个热衷于显摆的春天，我鼓起勇气在洗澡间搓洗了大半天，一如往年那样穿起了T恤。穿T恤不是因为怕热，而是因为穿T恤的时候，胸膛恰好是一个肉色的窗口，一颗不加掩饰的红心轰隆隆地跳着，没有羁绊，没有束缚。

喜欢T恤已经很长时间了，就连我

也说不清是啥时候爱上了它。穿着T恤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后来上班，结婚，当爸爸，好像每年春分过后我都会莫名其妙地买尽可能多的T恤。随着年龄增长，T恤的样式在变，尺码在变，风格颜色也在变。变一次年龄就长大一岁；变一次，身边的人就换上一拨儿；变一次，就会有不一样的境遇。我的T恤，上面印过为爱走天涯，印过谢谢你的爱1999，印过成龙、李连杰、刘德华，也印过乔丹、姚明、科比。但今年，我想买件印着姓哈哈的T恤。

多年来，我一直钟爱着T恤。买T

恤这件事，我完全是在按我的喜好去选购。穿着浅色的立领T恤，拾掇得干净利落招摇过市；穿着圆领的纯白T恤，配着黑色裤子装束扮嫩当显眼包；穿着黑色的T恤，背着几乎不会弹的吉他穿梭在东门口的路口巷道。穿着T恤的时候，感觉自己又一次满血复活。

我喜欢T恤的简约，明朗，不遮掩。生活是热闹的，有时候是闹哄哄的，穿着T恤走过人群，有人眼美，有人无视，也有人鄙夷。眼美的人大概是想看大腹便便的年龄还能有穿T恤配牛仔小白鞋的“胆量”，真好；无视的人大概是觉得光

怪陆离的光影里根本无需在意无关自己的平淡无奇，真好；鄙夷的人觉得我那露出的黝黑肌肤根本敌不过女人们穿着肉色丝袜的美腿，也好。生活本来就是复数多彩的，我穿T恤，无意争奇斗艳，无意搞怪吸睛，更无意去冒充显眼包。一季生活就是一段心路历程，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哑然失色是生命的常态，柳暗花明亦是常态，春天里，不忘初心携梦前行更是新常态。

春深不语，繁花竞艳。也许，在突然燥热的天气里守住一份执着与热爱也算是一种难得的坚持与经历。

## 纠结的礼金

鲍久霞

村里又有老人去世了，哀乐伴随着早落的梅花和亲人的哭啼声，在乍暖还寒的乡村里飘进阡陌村落、山间沟壑，让本就冷清的山村倍感凄凉。

村党支部书记的家里乱糟糟的，他和弟弟披麻戴孝万分悲泣地和族人们商量着丧事咋办。按照风俗，得依据风水先生测看的时间五天后才能安葬。

春暖花开，阳气回升，面临着春耕生产、图斑复种、植树护林、环境整治以及年前村党支部谋划的几件基础设施项目，都得立即走马开工。现在，父亲突然去世，还要停放这么多天，弄得他有点不知所措了，他哀求着说：“各位爷爷、伯伯、叔叔们，我爸才70来岁，一直好好的，突然就去世了，我简直就不相信爸爸就这样走了，尽管他老人家走得突然，但他老人家提前已经把自己的寿衣寿材都准备好了，这几天就请各位长辈们来家帮忙主事，大家千万不要因为我是村党支部书记而大操大办，也不要给外村的亲朋提说此事，让人家来随礼花钱，避免造成不好的影响，咱只求看着把我爸顺顺利利入土为安，我给各位长辈们行礼了。”说完，支书虔诚地跪下给大家磕了头作了揖。

五天时间说长也短，眨眼，到给老人家抬上山入土的时间了，按照村里不成文的潜规矩，谁家家里有红白喜事的全村青壮年不管在哪里上班的、打工的都得回到村里帮忙，如果实在走不开的，自行掏钱雇人也得去主家帮忙。这样的团结凝聚力在平日人员稀少的村子此刻此刻就像过大年一样，人声鼎沸川流不息，男人们忙着准备抬棺上山的事宜，女人们都在临时搭建的灶房里准备烹煮的食材。下葬事宜完成后，所有孝子亲邻按照习俗给主家随礼，主家得一顿答谢饭，在答谢饭桌上，村党支部书记借机会给全村在外务工创业的能人贤士介绍了本村发展规划，希望他们能“回家乡、建家乡、富家乡”，并和弟弟一一向亲邻们表示感谢。

终于，让慈祥的父亲入土为安了，支书和弟弟休整一天后，才整理管事的账簿，随礼账簿上除了亲朋好友正常往来外，一个很熟悉的名字，引起了支书的注意，这个名字在脱贫攻坚的纪实簿里写了无数次，尽管全村已经在四年前全面脱贫摘帽，不再填写纪实簿，但他是村里的已脱贫低保户，按照相关规定，这份礼金断然不能收的。支书赶紧细致查看完账簿，总共有4户已脱贫低保户都来随礼了，金额100元到200元不等，想着这几个贫困户虽然如期脱贫了，也都是享受了低保补贴、惠农政策、危房改造政策，家庭条件才逐年改变，如今生活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终究还是低保户，这100元对于居住在大山里的他们来说可以够一个月的生活费了，不能因为自己家里的事情而违反规定，失去原则。想到这些支书忐忑不安，坐立不定，如果自己去退礼金肯定没人收，思量再三，他连夜和弟弟商议，将这4户的礼金由弟弟负责退回去。

在退回礼金中，几户户主纷纷向弟弟表示：都是一个村的邻居，你哥哥这个支书当得清正廉洁，为我们村发展呕心沥血，看看我们现在的村庄干净整洁、道路宽阔、路灯明亮、家家户户住砖房，我们打心眼里佩服，这都是你们的父亲教导有方，我们心甘情愿送了一点薄礼表示对老人家的敬意，再说我们家有事了你们兄弟两家都来帮忙、随礼，这也是村邻之间礼尚往来呀，给我们退了就是看不起我们嘛，那我们以后还咋在村上活人哩……弟弟很无奈地给支书哥哥说：“算了哥，你也不要再到退了，邻里间的亲情、信任比你文件上的那些什么规定重要，随后咱们多买些生活日用品，我给他们几家送去，咱不退了，再退就显咱不近人意了。”

支书看着这份沉甸甸的账单，想着弟弟带回来的话的确入情入理，但是，自己身为全村人的党支部书记，又是多年的优秀共产党员，怎么能失去原则，失去党性要求呢？上个月才组织大家学习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相关条款在他的脑海里轮番播放，让他清瘦的脸上本就稀少的眉毛愁成了结，突然一个机灵，使他云开雾散，愁肠尽消。支书兴冲冲地揣上四户低保户的礼金急急忙忙向他们家走去。好不容易在坡边找到正在翻地的老张头，他笑呵呵地对老张头说：“老哥哥，让我好好翻地，把玉米也要按时播种上哦。”支书说完不等老张头反应过来，已经迈着矫健的步伐轻快地回到产业路上，迎着微风暖阳向其他三户家的方向走去。

丢下老张头满脸懵圈地摸着口袋的钱自语着：“咋回事呢？以前所有的惠农补贴都是打到各户一折通上的呀，今个支书咋亲自送补贴过来了？”

老张头的自言自语听得脚下绿油油的韭菜笑弯了腰。

小说  
方陣

商洛山

(总第2576期)